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棋埜集卷一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温廷鑑

集部四

提要

棋埜集十二卷　　別集類三　宋

臣等謹案棋埜集十二卷宋徐元杰撰元杰字仁伯信州上饒人紹定五年進士第一累官國子祭酒權中書舍人拜工部侍郎謚忠愍事蹟具宋史本傳元杰侃直敢言不避權勢當史嵩之起復元杰攻之甚力卒寢成命

後元杰以暴疾卒人皆以為嵩之毒之臺諫
及太學生徒俱為上疏訟寃詔置獄追勘迄
不能白本傳頗載其事而周密癸辛雜識所
記尤詳是集舊有趙汝騰序亦極言元杰死
狀不明為可悲且云憸壬任折獄之責蓋指
侍御史鄭寀而言然据癸辛雜識寀實首為
元杰訟寃特未能結正是獄而汝騰遽以奸
回詆之當日朝端水火入主出奴沸羹蜩螗

迄無定論即此一事而宋之綱維不立亦槩可見矣其集不載於宋史藝文志觀其子直諒跋語乃景定二年直諒知興化軍時所刋本二十五卷世久失傳今從永樂大典中採輯編次釐為雜文十一卷詩詞一卷雖僅存十之五六而本傳所列奏議條目具存尚可得其大槩其中如戊戌輪對劄子則為校書郎時所上甲辰上殿劄子則為左司郎官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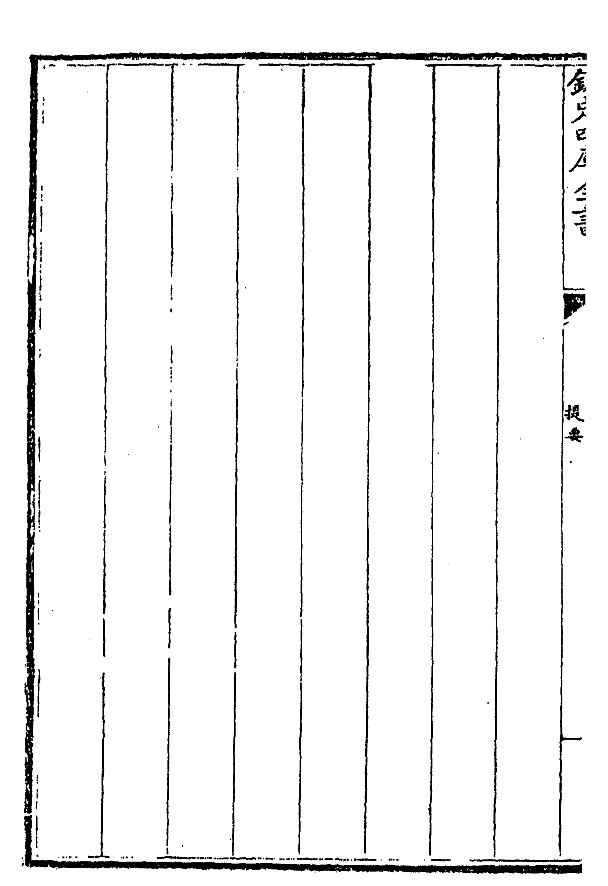
所上其論濟王之宜置後驕奢之宜戒抑敵國外患之宜以宗社為心皆惓惓納忠辭旨懇到其白左揆論時事數書乃為杜範所延而作亦多關繫國家大計言無不盡雖夙從陳文蔚真德秀游或不免過泥古義稍涉拘迂然不可謂之不軌于正也周密浩然齋雅談記元杰母張氏能詩有不知簾外溶溶月上到梅花第幾枝之句而元杰詩乃頗樸僿

蓋真氏文章正宗持論如是元杰篤守其師

說云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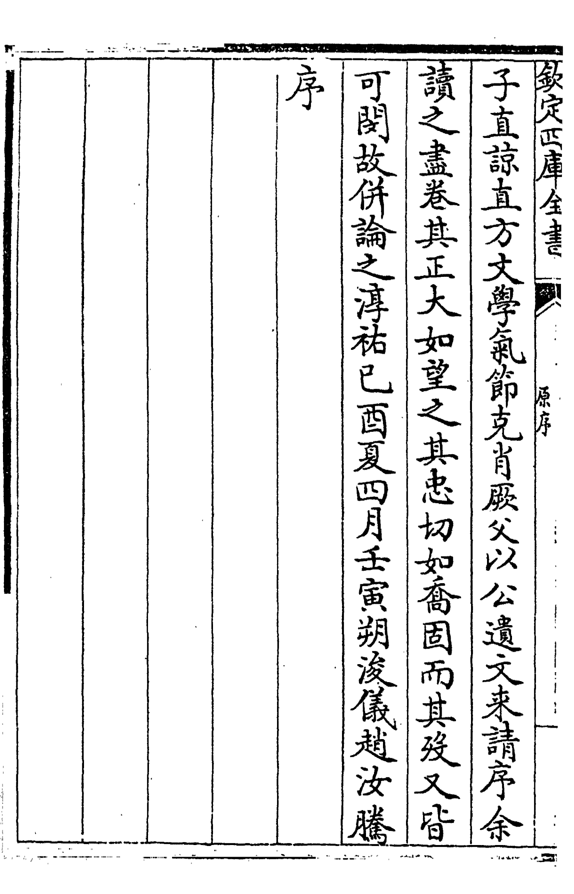
原序

士君子有正主庇民之學不幸當其時之所難積誠所感既足以回事勢於危疑壬鋒深忌乃竟殞其身於非命漢之蕭望之李固杜喬近日之楳埜是也望之以身捍恭顯固喬以身捍梁冀楳埜以身捍權臣或誤下廷尉死或同日以獄死或以非病死其死一也獄死者蓋甚明而非病死者至今未得明其尤可悲也夫楳埜蚤從朱文公先生之門人陳君文蔚游又嘗取正於真文

忠公其學固已知標本而心事真切禍福利害有所不入又其所素長也故自其對大廷已純正不雜而其後入告又皆忠實無隱學者稱之淳祐甲辰適值權臣起復六館之士譁然言於天子之廷天子疑焉公以二疏入對經幄明白懇到上當帝心自是靡言不聽權臣奪起復而杜立齋相游克齋召矣當是時朝廷清明衆正來會公論為之大快臣知有忠子知有孝士大夫知有邪正上之嚮公意日甚而身遂危矣公年事未衰頤養

無玷一旦遽罹于死中外震驚行道之人莫不愀然以疑廟堂部寺監百執事皆為之寑會輟食嗟夫孰不有死公之死亦異矣哉當時朝廷詔獄而憸壬身任折獄之責其事竟不得而明至今累年矣忠臣義士未甞一日不究之追論往事至有為之泣下者近廷紳狂佞之夫忽唱異論謂公死實賜死且誣公以羽翼權臣曲學阿世而破千萬載公議之是非其疏一出萬口唾斥於公何傷而其人亡忌憚乃至於是重為世道嘆也公之

子直諒直方文學氣節克肖厥父以公遺文來請序余讀之盡卷其正大如望之其忠切如喬固而其歿又皆可閔故併論之淳祐己酉夏四月壬寅朔淩儀趙汝騰序



棋埜集卷一　　　宋　徐元杰　撰

經筵講義

臣聞論語書成于有子曾子之門人故二子獨得以子稱其所載先聖與羣弟子之言至為不苟言者心之聲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求於心者合下必自源頭理會魯論言出心字只有三處然句句字字無往而非求心臣嘗日夜反覆求孔門所以問答之根據不

但稍可以知聖人心法之傳至於古帝王相傳為學切要處亦因是可以推尋蓋求道莫切於求心求心莫切於求仁仁為心之全德故曰仁人心也合而言之道也言道無越於魯論故曰五經之管轄六藝之喉衿也伊川程頤嘗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臣末學空疎不足進此敢謂百生慶幸濫員經筵蒙恩宣諭俾専說是書仰裨清燕

臣感泣遭遇顧瀝粗淺謂倣先儒之言發明求心之旨以助聖學端本行仁之萬一庶幾正心以正朝廷使百官萬民四方遠近莫不一於正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不徒以言語視論語臣不勝惓惓

臣聞先儒朱熹曰學而為書之首篇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臣按十六章之旨無非學者之事學者求為君子君子則求在我者也合首章與末章而觀即其所謂人不知而不愠參諸患

不知人之言則學之貴於自知可以觀聖門之氣象矣

臣聞政者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人君以一心運量乎天下使惟吾政之所統則在乎主宰於中者一出於正而已故德者人之同得乎天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盡己盡人必於至善乎上為政而先之以德則自然默感人心使皆不失其同然之善故能尊居皇極五位之中正一心以為萬化之原此德常運此位常尊舉天下莫不會歸有極以近天子之光譬如天之北辰

樞紐乎圓象之勢居其所而不動列星之衆四面旋繞而向之觀天見聖其象一也夫政曰為政固非有心於作為之謂亦非纖悉於事為之閒也蓋明明德以新民相率為至善之歸因同然之衆理揆當然之萬事自正心朝廷達於百官萬民四方遠近莫敢不一於正此蓋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執要御詳之機括也伊川程頤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蓋人主一心攻者甚衆惟於止而知其所止乃能因心感心行所無事一舉措

之正自有以致天下心悦而誠服不然銳者失之輕而為之之迹露力愈勞而效愈寡怠者安於玩可以有為而遂諉於無為天下方於此而觀政其所以運量主宰之道亦已疎矣何自而服天下昔者大舜無為而治恭己正南面家語以在位猶北辰稱之今觀虞書所載兢業萬幾而致謹於九官之命自敬敷五教而至於出納五言無往而非政亦無往而非德常時猶精察於人心道心之分主乎道心之一而人心為之聽命終之以允

執厥中而不容易然則一道心之運乎中世道之樞紐係焉天下雖大將見如身之百體稟於一心矣故趙岐之注盡心亦曰心者身之北辰爲人上者可不兢兢而存省之哉

臣聞政者法制禁令之謂刑者所以誅姦慝而威暴亂也故引導而先之以政齊一而限之以刑民知所畏避而不至自罹於譴呵之域是則政刑乃爲治之具固不可一日弛然治之大本有不止是苟恃其具而不探其

本則無以格民心善民俗徒有苟免刑罰之意而未必有愧恥改過之心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實未嘗忘也故聖人之論政刑而曰民免而無恥繼言德禮動民之效乃至於有恥而且格誠謂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世蓋有不畏刀鋸斧鉞而凜凜乎清議之畏者本然之善何可誣也人主之治天下使民有懼心不若使民有愧心驅之而後從不若化之而不忍犯蓋德著於躬行踐履所以率先乎民者也禮者皆天秩之自然分之所

由定國之所與立者也格之為言至也所以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知為之者夫人主端本於深宮隱微之間表正於四方遠近之衆即大學所謂明明德於天下必先之以治國齊家本之以修身正心其道則愈反而愈約故推之化天下自有愈用愈博者存斯民豈有不知所觀感而興起者然其俗化有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必有禮以齊之則民恥於不善而有以至乎善是豈屑屑政刑所能感動如此哉晦庵朱熹曰政者為治之具

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臣謂世降俗末政弊於瑣碎刑困於苛虐既不足以語古之政刑至於修身謹行之謂德苟不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則未免誘於外而動於内縱欲有時而敗度禮之為禮始蕩然矣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敬而已矣是徹上下惟一敬也又言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因敬而得感悅之要道然則君臣上下不徒恃政刑以為道齊之具而必交修其德以為政刑之本者其可一

日不知禮哉

臣聞伊川程頤曰孔子生而知之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又曰孔子自言進德之序如此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教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臣甞以是推之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學之貴乎不已也自聖人生知而言之則由志學而至從心所欲皆行健無息之天自聖人亦由學而至言之則曰志于學曰不踰矩皆自强不息所以希乎天也聖人之言工夫

積累其序如此誠欲勉進後人由自強不息而至於行健無息古者自十五歲入大學合下立志必自源頭理會直將透徹到底故志在此則念念在此為之而不厭積十五年之功遂能真見乎道而卓然自立利害得喪無所動搖而所守者益固歛之則立已散之則立人又十五年而至乎事物之理莫不洞然乎其中於理無所疑惑則於應事接物復何所疑惑哉又十年而遂極於天命之能知蓋其窮理盡性而至於命故知事物之所

當然者萬物之各具一太極也事物之所以當然之故者萬物之統體一太極也又十年而耳順事物之理融會於心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聲為律而身為度至於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矩者法度之器所以為方也聖人德盛仁熟隨心所發動合乎法度之自然是其安行自得不勉而中之應而曲當旁行而不流以此知聖人之心純乎天理矣大抵常人放心而踰矩賢者存心而不敢踰矩聖則心存而自不踰矩

何則常人之欲私欲也賢者之欲自可欲之善而充之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吁知此則知作聖工夫不可有一息之間斷也

臣聞孟懿子仲孫氏名何忌魯三家之僭禮者也一旦能以孝為問聖人不直指其僭以為不孝而但婉其辭曰無違意其因此發問舉一隅而三隅反也惜乎不能問而遂已聖人懼其以從親之令為孝故因樊遲執御之頃舉所以告懿子者告之遲孔子之高弟果能扣請

其所謂無違之旨聖人遜語之以生事葬祭之各以其禮蓋人子愛親心雖無窮分則有限茍得為而不為是人而不仁甚矣至於不當為而為之又所以陷其親於不義夫子此言蓋為三家僭禮者發而語意渾然徹上徹下皆通行也

臣聞父母愛子其所憂者惟疾病之為切則凡為人子者能以父母之心為心所以自愛其身而不使上貽父母之憂當何如其敬謹耶武伯蓋未必能謹其身故夫

子告之以此

臣聞養父母之道與養犬馬自是不可以並言然為人子者徒能為口體之養而不本乎中心之敬毫釐之差霄壤以異故夫子斷斷然正之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極言不能敬親之罪皆與養犬馬者無所分别矣子游之在聖門未必有後世不敬之失然或愛踰於敬亦將流於不孝之域而不自知也故以此警之

臣聞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祭義曰孝子之有深

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故必愛深而後氣和氣和而後色愉色愉而後容婉不然容色之間豈能强致其愉婉哉此色之所以為難也至若有家事而子代其父弟代其兄有酒食而子奉其父弟奉其兄乃職分之所當為事之所易能稍知義理者皆能為之故未足以為孝或者服勞奉養子夏所已能如所言事父母能竭其力是也愉色婉容子夏所未至故夫子又以此警之伊

川程頤曰告懿子者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才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然則欲求盡孝者要必合四章而並觀反吾身而密察聖人之所以告四子者斯能備其道於一身否則或虧其一皆不得謂之孝矣

臣聞四科以德行為先言語則次之顏淵之德行則又超出乎聖門高流之上也夫子獨稱其好學豈非所學

在德行深知篤好自得於心有之間而脱然於口耳之
累故夫子謂吾與回言終日而稱之以不違如愚蓋取
其不言而信存乎德行黙而識之如愚人也夫德行貴
乎不言而自得宜矣及觀顔子問仁之目夫子告之以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則必請問其目既告之以勿非之
四又必曰請事斯語聖人之發言也如機顔子之受命
也如響初未嘗見其如愚也蓋不違如愚人時顔子之
用功已深其聞夫子之言黙契於心有聽受而無問難

如萬物逢春一蒙雨露之潤生意不容遏故夫子於燕私獨處之際而察之動靜語默而察之皆足以發明乎斯道然後知其非果然也然終日與言所言者何亦足以發所發者何在魯論無可考者今觀顏子喟然之嘆其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文者致知格物之學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仁也則子與回言者大畧可知矣夫子之稱顏淵曰回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則回之足以發者亦可想見矣

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又曰語之而
不惰者其回也與學顏子之學者可不於此而觀之
臣聞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
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
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九州之長入天
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
曰侯於其國曰君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
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庶方小侯入天子

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此官制尊卑遠近內外降殺之稱也周禮九命作伯故五官之長所以曰伯謂以三公爲之也是或爲職方氏者主東西方之伯也乃得輙見於天子故擯者傳命則曰吏示有分也以姓同異曰伯父伯舅蓋其親親之辭其自稱於諸侯則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皆言尊也下是則有等第焉故九州之長次之而曰牧所稱皆降殺焉其處九州之外長於東西南北之四海雖大國不過曰子而

而已其於內自稱曰不穀蓋謙辭也於外自稱曰王老則又重其稱以威遠也又次而至于庶方小侯蓋戎蠻子男之君爾其入於天子之國則無爵可稱惟於外曰子自稱曰孤而已孤者獨行無與之稱亦謙辭也

臣聞之禮云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春秋書法褒善貶惡惟一字爾如書出書名皆云惡也天子以天下為家凡出則言巡守若言出則為惡矣諸侯為國之君生則稱爵若稱名則

亦惡矣君子之於書法惟不親蔽其惡皆顯書之故諸侯戰敗而失其國與夫或滅同姓之國皆書名以罪之著其惡也

臣聞禮云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臣子之事君親也不容有一毫之躁心事父母幾諫則事君亦不當顯諫惟委曲諷告三諫不聽而後逃者蓋至

是不爲苟容乃合禮也若事親則雖三諫不聽又必號泣隨之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蓋事親無可逃之禮君親有疾藥皆先嘗又必擇世醫而後服其藥者蓋一不審擇輕付庸醫之手則爲不忠與不孝矣

臣聞禮云擬人必於其倫儗比也倫類也凡于君父之前所稱其人必比其類所以爲敬苟以愚比賢以貴比賤則爲不敬矣

臣聞禮云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

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皆君也君之新立年未知遠域及鄰國聘使之來必問其年之大小然臣下不敢輕答以天子至尊不當言長幼又不當言長短只答言但聞其服衣若干尺蓋以衣長短言之則其長幼可知又言聞而不直言見

表其尊也至於諸侯則可以長幼言長則言能從宗廟社稷之祀事幼則直言其未能下是則大夫以至庶人覿面相與可知長幼惟問其子御猶主也主家事謁告請也謂能擯贊賓客之告請也負薪則庶人賤者之役少儀云問士之子長幼長則能耕幼則能負薪與此相類

進講日記

四月初五日進講

晩講讀論語發明學問之道求放心須自源頭理會聖語曰心為萬事之源讀魯論分明指出心字只有三處上曰三處如何奏云第一處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此是聖人之心第二處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此是賢者之心第三處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此是愚不肖之心蓋無所用心則放僻邪侈無不為矣心無所用反不若博奕猥褻之事聖人戒之深矣上曰正是心不可無所用讀學而一章訖奏云臣自幼親炙師友

嘗聞學有得于心故說此是道與心一朋來講習有麗澤之益所謂以善及人故樂此是己與人一若夫人不知而不愠則此心與天一學至于此乃成德之功也上曰道與心一己與人一意思極矣茶後上曰夜來得雨濟事否奏曰雖滂沛未甚沾足然此雨是聖心仁敬中來更願陛下恐懼修省為感名天和之本庶幾雨暘時若上曰此極是

四月十二日進講

晩講後賜茶聖語問民間蠶繭出盆農麥登場矣今年蠶麥與去年如何奏云今年蠶中熟麥却差勝又奏云聖問及此即邠風七月勤王業之氣象臣願陛下動息充厚此意常以君子所其無逸為心念稼穡之艱難上又問此數日又闕雨農事不知如何奏云今正是挿田時在在仰雨臣前日奏乞陛下恐懼修省以為格天之本臣願陛下積誠于宫庭密勿露禱陛下心與天一何難感動上曰歳得一稔公私俱寛奏云聖語及此宗社

之福生靈之幸上曰卿前時奏齊高帝謂治天下當使
黃金與土同價此說甚救時朕看東坡諸人說此意固
好但非人情奏云此是感歎崇末奢侈之故而過為之
言臣嘗謂黃金雖貴可有可無至于桑麻穀粟則一日
不可無劉陶曰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況人主
一有輕視金寶之意則臣下次第做法黃金以無用而
價自賤矣蓋抑末崇本則可以紓艱難多故之日非謂
黃金必欲與土同價上曰極是上又問日來楮愈輕無

策可救奏云臣昨奏不在秤提而在公家甞收用之謂如州縣官物半錢去處使之以楮折納照民間實價出入惟一無有不行臣昨待罪南劒知郡計在鬻鹽臣必欲以楮買鹽一日之間楮價亦稍增長一郡尚爾況朝廷行之此在陛下與大臣商畧且如住造官會此是知本之定論然須嚴僞造之禁上曰僞造之禁不嚴則真僞莫辨其直愈損奏云臣意正謂此上曰内地錢絶少如何奏云正縁人間不肯放楮故楮無所歸而錢日以

匿況乎鉟銷漏泄禁亦甚弛治司歲造不多而銷燬不
知其幾上曰歲造十六萬爾鉟銷漏泄之禁誠當嚴上
又問鹽價如何奏云前一二年鹽價頓增今漸損直此
固朝廷措置之得宜繼今須示商賈以信庶幾鹽法不
弊上曰是上又問物價聞甚貴如何奏云此亦因向来
秤提强欲楮價增長物價因之以長未幾楮價損而物
價不損矣上又曰日来米價比間與外地如何奏云比
年多中熟米直稍廉最喜京畿米直視外地尤廉上又

問州縣間年來税賦難催如何奏云東南民力竭矣州縣版籍不明多起於州縣貪虐欒於去其籍以預借而行其私今有借至淳祐六年以後者况又笞撻以肆慘此非民間難催之過官不得其人之過爾臣願陛下與大臣商畧謹擇監司郡守嚴按察貪令之典激濁揚清以示勸戒庶幾賢否有别生民稍可吐氣上曰經界可行否奏云此非一手一足之力上要朝廷主盟次要監司郡守推行下則縣令與僚佐身親履畝日夜究心又

得鄉井士民協力為之庶幾積日可成上曰近聞雲川何處行之奏云臣居信州有永豐縣亦行之上曰令為誰奏云何克忠上問莫擾否奏云纔擾莫不成上曰令有成效否奏云已訖事但豪强多不樂至今猶敢沮撓上曰復古自是難奏云近日南劒守臣黃自然陳便宜事狀內一項請修正砧基簿此却簡要易行省得履畝無變更走弄上曰履畝如何變更奏云謂如每鄉都經量後難得稅錢恰恰如數或多或欠必須改正纔改正

便奸弊此其所以難成臣謂砧基修正不過挨尋字號
實為易行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究之上曰稅賦如和
買就産而敷如何奏云此是起于軍興不得已之故向
来軍興以前猶給絹直所以給與歳買十餘萬匹王十
朋民事堂賦作于軍興之後謂和買數十萬匹曾無一
錢之價臣聞臺臣奏請以會稽為毓聖之地乞稍減免
和買以優濟下户如漢高祖於豐沛賜民以為湯沐邑
上曰去年曾已優減上又問會稽何故數多如此奏云

當年數買給錢絹直稍賤為郡者多認買數意在擾民若永嘉守於是之時豫為後日慮畧不肯承認買數是以至今無和買上曰每事不可不為後慮奏云往事不必論今會稽千齡啓聖所當寛民者特出聖恩乞與大臣參酌行之上首肯言訖奏云陛下念念在民如此臣獲侍清光仰承聖問又覺感涕臣願陛下動息以民為念以節用愛人為心出入起居無往不敬充此一念堯舜之治可匹休矣

十一日進講

晩講上問一向雨少連日得雨沾足否奏云江之東西聞甚多雨今近甸雨未沾足却喜間日得雨亦頗濟事陛下尊為天子心與天通外間傳誦宫庭露禱應驗如此臣更願日加恐懼修省以迎天和則雨晹可時歲稔可卜社稷生靈之幸上曰外道諸郡多得雨聞淮間亦得雨敵人亦漸退果否奏云近聞淮甸得雨敵人以是欲避但繼令明詔邉臣嚴飭備禦防其叵測上曰須嚴

備禦上問近日罷官場市物如何奏云向來物價騰踴
置場以平之不為無補今罷之亦使民不倦之意上曰
只要民便上問比來米價與外方如何奏云此間升斗
寬餘實則價廉于外郡上又問此間楮價與外方如何
奏云外方舊楮率是六十左右價今若只據此聽民自
低昂固亦無慮但恐邦費方殷則不可不熟議所以重
楮上曰如何奏云不必言秤提只是公家二稅常常收
用會子出納一體而行如此則楮以用而重其取信當

自公府始上曰是上又問近來監司郡守得人否奏云近來所謂風采廉靖間不乏人然比年積習姑息鮮有按發貪暴所以上有仁心仁聞而民未必盡被其澤上曰是如此上問黃壯猷奏云臣頃待罪越幕黃壯猷為帥見其寬和簡靖得帥守之體所至皆與民宜且不求赫赫之聲良吏也上曰是上問史巖之奏減和買濟事否奏云東浙困於和買之難供故越民之瘠久矣若歲歲蠲減足以蘇救中下之户況越之氣數千載一遇挺

生聖人常宜有以優渥之聞近日臺臣奏請優減和買此事宜留聖心常軫宵旰之懷多方與大臣參酌密圖利之使經久可行不勝越民之幸上又問黃攽白催所在州縣尚如此奏云此其欺誕成風誠如聖訓然其責在監司郡守况祖宗自有已成之法監司察郡守郡守察縣令不用命者必罰無赦其有聲績者必旌别之如此則邇日陛下責實之政行矣上曰極是中間讀通鑑至桓温蘇峻等處上忽歎曰此曹無忌憚敢相習為逆

如此奏云陛下亦知其致此乎上曰何如奏云只是失在于不防其漸坤卦履霜堅氷至之謂也上曰每事不可不防其漸是是奏曰聖意有覺常宜防之上曰是是是

七月十三日進講

晩講進讀通鑑綱目至苻秦建元九年彗星見占者以為燕當滅秦之證陽平公融等請誅鮮卑而堅以修德勝災言之奏云苻堅好天資司馬光取其不殺慕容垂然

初心不固幸垂之歸至宦者之諫則是堅前乎修德之言徒空言爾有空言而無實德天變不悟人言不卹卒之德不修而數莫逭苻秦之亡誰之咎哉上曰其要在修實德講畢宣賜茶上曰得雨濟物否奏云人苦縕隆物正枯槁忽得此雨田野間甚濟事人皆云此雨是陛下聖心中來上曰朕甚閔雨奏云陛下有志于民如此外間皆知陛下宫庭露禱之驗臣不揆狂愚於聖敬當充處欲犯天威而言之上曰如何試言之無害奏云陛

下宫庭之敬無不感動至施行少差處民聽便感天和
便傷所以今年屢亢陽屢煩精禱以此見一念敬肆天
每臨之臣前日常進故事取仁祖皇祐二年詔以禁內
降爲請不審曾徹天視否上曰朕見了此意甚好但內
間有例則行無例則不行奏云此例可行若不可行則
仁祖何爲專降詔陛下天資學力可爲仁祖惟在取法
爾上曰當法仁祖奏云須是真實取法上曰善奏云臣
常讀易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蓋凡事順理皆

是靠實天且不違人鳥得而不孚上曰凡事當順理今後内降令大臣繳奏奏云願陛下常常記省玉音足以慰仁祖在天之靈陛下此時此心足與天通況積忱祈禱天未嘗不應正緣是天之子通天最易他人如何便能通凡二帝三皇所已行皆順理者也後世亂亡之鑒皆逆理者也臣願陛下精察逆順之間法帝王之所行必崇儉去奢必居敬勝怠必持重矯輕常兢業憂勤以持此心如事變狎至之時實不外乎聖心純忱之運上

曰誠敬處是有感名奏云陛下既於此常得力惟日持
此之敬務修實德上曰善敬當行之又奏云洪範曰肅
時雨若肅與敬若不同然敬主心而言肅主貌而言惟
整齊嚴肅于外可以保衛持養于内繼自今一笑嚬舉
動之必肅以至于宫庭隱微無往而不肅如此則人心
信而天意順自然時和歲豊今日時事雖多可憂然每
於築底處常有一綫生意正以陛下有可為之資又有
為善之心要必以肅敬夾持則内外交養之道得矣上

曰外肅則內敬內外夾持誠如此奏云陛下之言及此非聖學得力而何惟願陛下常謹念頭勿令寬縱則無不敬矣臣何人叨陛下科第過分自唱名以至今惴惴恐懼不敢放寬念慮臣監今習俗刻苦自持不飲酒不置婢不為世俗貨利之私正恐志念紛雜無以報陛下恩德臣幸侍清光得吐愚悃死亦榮矣臣當此亢陽日日蔬飯祝天默禱以賛陛下閔雨之敬他日當致身以報陛下惟陛下體臣之愚忠而充聖心之真敬宗社幸

甚上曰甚善甚善

甲辰九月十六日進講

晩講讀通鑑綱目至謝安興宮室之役王彪之勸以時方多故不當窮奢極侈奏以為自古之時君臣上下皆當以土木之役為戒蓋惟痛加節儉則可以少紓國力當時謝安能受彪之之言終其身不敢興役晉之君臣皆能受諫亦可為法上曰是講畢賜茶上問邉境莫少動否奏云臣不知其如何聞朝廷見措置備禦陛下宜

常告戒將帥嚴備要害上曰當如此上問史嵩之起復如何奏云陛下以為如何上曰從權爾奏曰此命出于陛下之心乎出于大臣之心乎上曰出于朕意朕以國家多事用祖宗典故起之三學上書卿曾見否奏云聞有此書尚未之見上曰人言太甚奏云此謂草茅敢言天下事然而端憂居家禮之常也狥國赴急禮之變也禮須要度宜只縁陛下出命太早所以啓人之疑惟在陛下優容之陸贄曰諫者多彰我之能好諫者直表我

之能容陛下容度天寛想不待臣有言上曰朕自當優容之但邉事亦罕有熟者史嵩之久在邉閫是以起復奏云陛下閲時多艱眷倚如此但愛人以徳亦須相時緩急為命之遲速使人知嵩之之所以起復者非出于嵩之之心是必陛下自盡陛下之禮大臣自盡大臣之禮令億兆萬姓生靈之命全在陛下之手要當真重謹審觀時察理勿抑人言静以處之上曰極是奏云臣何人濫員經筵日侍清光慚無補報然間有當殫竭愚慮

可以裨益聖德者未嘗不懇懇切切以告陛下上曰凡事正賴規益奏云今時事多艱要培植人材蒐舉遺逸以備中外緩急之用審定國本在蚤諭教以係社稷生靈之命繼此須與近臣商量以此二事為急務然必清明此心動息以對越為事所謂一陟一降在帝左右早夜兢兢祈天永命上曰當祈天永命奏云臣書生狂瞽每因聖問不覺僭躐惟陛下矜赦上曰卿此意甚善甚善

十月内進講

晚講賜茶後上曰近日雷發非時朕甚憂之奏云都人皆言陛下宫庭聞雷聲之時焚香露禱欲以銷變莫不舉手加額以為陛下敬謹天戒如此此聞有詔許臣僚言事訪求闕失甚至臣于此竊謂凡人事之所當修者汲汲修飾以實應天可也上曰最是連日雷聲甚厲亦甚罕見極是可憂不知何以消變奏云臣累日懐憂思所以告陛下而莫得其説因以時事而參之易陛下以乾

健九五之君不可無坤順六二大臣之助乾者天也雷者天之命令也坤者地也十月為坤十一月為復雷在地中復之前也上曰冬至陽生則為復奏云令陽發於未復之先何也蓋自陛下頒起復大臣之命士論紛紛所以上干天和以人臣之告陛下者未足故天從而譴告之也上曰昨來所以出命者謂可以安人心今乃如此奏云正緣是人心天理不可泯滅陛下謂此可以安人心則失之矣口奏云云上曰誠失矣今邊頭又頗急

天戒又如此奈何奏云謀于前者不可悔應于後者猶可為邊患不足深慮綱常不立則是吾國先自敗矣臣願陛下觀天之意玩易之幾自上而下莫不兢兢業業為一日二日萬幾之慮盖幾者動之微不可不自微而謹之上曰凡事不可不謹其微奏云聖意既知如此繼今雖微必敬于區處國事處須潛意靜慮審訂而後出命或區處微有過差則不遠而復當于念慮謀為之間緊救其過不待形之事為徒致人言紛紛其勢將至于

頻復而無救而況于迷復而不知悔人言何以塞天和
何以致此又幾微之所當謹者自今無忽可也上首肯
曰是是上曰邊報亦頗亟卿聞之否奏云日來亦聞說
有警報上曰今又值天變殊可爲憂奏云天以非時之
雷警告陛下者是仁愛之真心欲吾國之君臣上下痛
自刻厲交修人事以答其戒而敵國外患自古惟慮其
無爾適來臣於講筵讀苻秦傾國之師欲以圖晉而秦
之朝野皆言晉不可伐陽平公融亦諫曰國之存亡係

賢人之用舍晉有謝宣桓冲輩何為伐之堅不能聽而自取滅亡故臣以為不必深慮者此其鑒也所可慮者吾國之人事當修未能極痛切交修之誠則無以悅人心而解天意外患乘釁而滋爾上曰今邊事既急天變如此直是可慮奏云誠如聖諭然聖人觀天時以盡人事生意蓋未嘗息也十月為坤天地閉塞而成冬然物無終剥之理陽有復生之漸今雷動於未復之先既以驗命令輕出之証然為之計正當玩復之義上下講求

克己復禮之復相與克去己私復還天理挽回世道求所以致泰上曰何以致泰奏云惟願陛下深思克己私復天理之義日與二三大臣玩易之泰誠心必開公道必布君子必進小人必退以包荒之量容物以馮河之勇革弊以不遐遺之氣象號名天下之賢俊培養萃聚于本朝以為内治疆䂓尊安之道又必消亡其所謂朋比之私主于得尚于中行相與納舉世於皇極大中之道而後已陛下誠懇切有意於此二三大臣誠刻厲賛

助於此則天地之一泰特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之心而已上曰卿之言甚善奏云臣拳拳憂愛日夜念此幸因聖問不覺言多惟陛下矜赦上曰不妨正要卿說

十二月十八日進講

晚講讀藝祖乾德三年詔及第進士不得呼知舉為師門恩門及自稱曰門生因奏云此藝祖正人心救習俗之大者也上曰人心不正莫甚于今日只緣知有私恩而已奏云今陛下作新有詔士大夫當知革心易行然

藝祖此詔不可不申明使士大夫知之讀畢賜茶上曰雪後喜晴天氣亦正外間士論如何奏云陛下念念在于察天時審士論可謂善用聖心矣臣觀前此廷麻宣布之日瑞雪朝飛祥曦旋吐天日為之開明一冬無此好晴所以都人懽悅窮閻僻巷莫不以手加額三學之士酌酒相慶以為政瑟方調賢路肆闢天意順而人心悅繼此惟望陛下以身率臣隣儆戒無虞如書所謂罔失法度罔淫罔游以至無怠無荒庶能坐格来享来王

之效特在動息儆戒充此察天時審士論之念爾上首肯曰儆戒無虞之說是又奏云一二年来外間士論多謂丙午丁未陽九之會近在目前此尤當致謹于天人相與之際思所以潛消未形之變其要只在堅定聖志謹養天和念念以祈天永命為事上曰當修人事以應天所謂應天以實不以文也奏云聖語及此實宗社生靈之福然人事有本末先後終始之的欲修實德以應天者不可不於致知力行上理會上曰學問莫切於致

知力行奏云大學格物首于意心身上用力而後足以
立的於國家天下故又終之以好仁惡不仁而嚴於小
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之戒此古今治亂之明驗蓋
以國家天下之治固端本于修身苟于知人或有不明
則末流之弊反害於其本矣今陛下講明聖學即明明
德之事所以作新萬化非新民之事乎上曰是奏云然
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此是於源頭理會惟在陛下
兢兢業業夙夜講求盡其所謂致知力行之實可也上

又曰自今力行好事朕不敢不勉凡於致知精察處卿輩其勿憚規益奏云未學空疎不足以仰裨天地之造容臣退而舉大學之說以奏上曰甚好十一月有一講口奏上始決於言下且喜而稱鄭清之趙與權又問相臣才德之辯至二十八日又問才德始為之極力奏陳聖意覺愈堅

十二月二十一日進講

晚講賜茶畢奏事讀至可慮亦今日也因口奏云作新聖化實是講學中來即大學之新民始于明明德然皆不可不知至善之所止所謂定靜安三字所以鎮壓萬

事之紛紜又加以慮之一字猶見古聖于源頭理會敬謹如此故其效驗極於慮而後得兹實今日圖治之要樞上曰每事當謹於措慮卿舉大學以言甚切於事理讀至失位之士料其寡謀而鮮成上曰論語云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奏云臣之愚僭正欲陛下定靜安慮庶乎臨事好謀而不苟於用心矣臣益願陛下兢業憂勤惟以報答天地祖宗為心庶乎二三大臣而下必能更相告戒以報答陛下為心上曰為治當以憂勤

為務奏云昔文武天保采薇治内外之詩惟曰始於憂勤繼以終於逸樂以臣考文武逸樂之事初無所載但見其視民如傷夙夜祗懼而已蓋當時念念憂勤内外順治自無可憂之事故知無憂即所為逸樂也臣螻蟻之微每於日用動息之間以心體之不敢故寬念慮庶或寡過一有寛縱過失隨之如不勝其憂今陛下如以憂勤為心臣願聖心每於宫庭中容加體認寧無逸樂少縱之餘試思其氣象果為何若或于國事嬰拂聖心

至于夜枕不遑寧之餘日復一日思此氣象必是清明在躬此陛下之所自知而自喻者臣愚不肖生長貧賤叨陛下恩数太過念念知自刻厲不敢忘飢寒之時故臣願陛下憂勤克艱儆戒罔逸毋忘如虞舜側微之時陛下果持此志日謹一日天下向治災異潛消内外無患只此便是報答天地祖宗大學所謂於戲前王不忘而美其盛德至善之在民也上曰卿引大學為奏篇甚有意味自當體而行之讀至任賢使能泰道拔茅處上

曰收名諸臣外間有何説又曰杜範有来期否奏云莫不以為今日有泰道茅茹之漸然其間容有人望所屬尚未招徠上曰何人奏云臣前此曾乞收名者艾之士如李韶諸臣想入睿思況諸臣久在遠外夙有畎畝不忘之忠凡有聞君命者自宜踴躍就道但杜範居天台游侶寓苕霅去天甚近而猶未輕出恐遠方之士遲疑而沮謂宜隆以趣召之禮實四方人心幸願之至上首肯讀貼黄用人置籍紀姓名書其功過上曰近日亦令

置簿矣庶有稽考奏云用人常視其所舉如舉主賢則必引其類此猶不可不考至或按刺却有公是非須令二三大臣而下參酌書之上曰此是綜核名實之要奏云誠如聖訓讀第一貼黃上曰此尤有補於人心風俗之大者朕皆當付外施行奏云臣狂僭誤蒙俞奬容臣下殿謝恩

十二月二十三日進講

晚講賜茶畢上問邊頭無他警否奏云臣頗聞人言令

歲未有警急之報況陛下已戒飭將帥嚴固備禦以防
叵測此其責全在邊臣惟時謹飭之幸甚上曰是上又
問外間士論有何說奏云但見士論驚喜陛下一朝而
易四臺諫恰在百僚行香藝祖殿之時皆曰陛下英明
即藝祖之復見也上曰緣此曹積欺之深奏云四人者
人品善惡若不同惟陛下能察其欺而警厲一番自此
人皆知有陛下上曰此曹不知有朕奏云只緣是患失
之心重臣昨奏疏已僭及之首乞陛下愛惜民彛為萬

之愛惜名節不知臣者反以臣為非今嵩之奏敵人退遁則成就其終喪之禮可以為聖代綱常之慶上曰昨卿所奏皆是朕亦深知卿之忠奏云臣狂瞽愚慮早夜感念陛下恩德雖靡殞以報陛下乃臣之職分當然臣每欽歎陛下有可為之資外間傳說陛下自嵩之以憂去後却甘攻苦不喜飲酒蚤夜以國家事上關聖心上曰國家事直是關心奏云陛下充此聖心堅苦刻厲力行好事理國靖邉常以怠忽為戒此處更有口奏云云上首肯一二

年將有太平之望如此則雖近於丙午丁未陽九之會將見以力行好事消壓于無形之中全在陛下大有為而已尚何外患之足慮又口奏云云上亦首肯上曰此事又全要卿等規益奏云臣無能規益惟幸陛下悔悟起復之命此亦不遠而復之機也由此域而克己私復天理由復之德以開泰之道進君子退小人號名天下之賢使茅茹彙征聚于本朝以尊疆中國之勢可也今人情每望皇然望於陛下者無不曰中書事權未有所歸人主職

論相如臣昨來所奏乞參酌内外執政之賢豈無簡在
聖心者所宜速須爰立之命使遠人驩傳中國已相司
馬自然相戒不敢開邊臣嘗觀端平初年亦是興治之
良機惜乎失在於開邊今在陛下以邊患為慮今日邊
備當為可久之計上曰為今之計何先奏云適来講藝
祖安制三邊兵皆統於密院其要須增重樞庭之選莫
若舉任邊閫有聲望之重臣為緩急之倚仗其次莫急
於布詔諄勤懇惻開諭將帥士卒與義勇土豪之心久

缺者補之怨望者慰之流離者招之一意務在于靖邊謹固封守如漢之禦邊驅之出塞使勿犯吾境歲歲以此定功賞庶有以感動兵民之心保境安邊之良策也

上首肯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楳埜集卷二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朱起鳳

棋埜集卷二

宋 徐元杰 撰

進講日記

乙巳正月二十四日進講

晚講賜茶後上曰連日以來氣候方正奏云天時實與人事相表裏庚戌之雷頻覺震厲自陛下惕然知懼避殿減膳詔求直言修德應天隨有感應是以望月當蝕雲隱不見與不蝕同此一驗也時當孟享連日陰雨聞

玉音有曰尊祖重事也雖雨亦當出癸丑車駕出豁然清明都人大悅次日又雨此非再驗乎以此見天人相與如此其近上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驗也奏云聖意知其驗之真的足以見陛下為天之子心與天通所謂動靜陟降皆當在帝左右凡一舉動凡一施行凡一進退人才之際皆當上體天心上曰是又曰近日除授如何奏云合人望者固多然亦間有不滿人意者臣以時考之便覺天象陰晦臣願陛下繼今以往須以天之心

為心只是至公無私然却要與大臣參訂公論不可信左右之言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然後察之而不以左右曰可諸大夫曰可而遽輕信蓋自洪範觀之七稽疑一疇先謀之於心而後考之卜筮參之卿士又必合庶民之從而後謂之大同此今日所當深察者蓋聖化方新每事不可不副人望纔拂人望便拂天心臣每奏丙丁陽九之會近在目前此君臣上下極力交修人事以應天戒庶幾銷變於未形上曰是當於未形圖之又奏

云今日先務只是修巳任人是第一事不可苟也上曰
人巳要交修實德奏云就此而論先修巳之實德則可
感人上曰此全在卿等規益又奏云臣愚不肖不足以
仰裨聖德但日夜切心凡於正主庇民處不敢不極思
而言臣有十二字為陛下獻上曰如何奏云咨訪廣識
認真發用審把握定上應聲曰咨訪廣識認真發用審
把握定誦一二遍又奏此即中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
篤行之大意上曰是又奏中庸所謂惟天下至聖為能

聰明睿知足以有臨此是言人主天資之聖至於下四句即是學力所充不過仁義禮智四字而已上曰如何奏云寛裕温柔是仁上曰寛裕温柔足以有容是仁奏云發强剛毅是義上曰發强剛毅足以有執是義又奏云下二句是禮智上曰齊莊中正文理密察是禮智奏云聖學講明已熟然四端不言信信是有諸已今此四句皆言足以有三字上曰有諸已之謂信奏云聖學高明識認已真自今須廣咨訪每事要識認真隨所發用

不可不審庶無悔吝不招外侮然又要常體至公無私之道把握教定上曰極是極是

月日進講

講君子不重則不威章講訖奏云此雖聖人為學者而言然於人主之學亦當重於舉措隨事矯枉庶幾主威不褻聖學知止而有定尤必忠信務實取直諒多聞之益使動必諫正其過庶乎知過則勿憚改矣

月日進講

講慎終追遠章畢奏云在人主則為繼志述事之孝近
聞玉音俞講臣之請將追配寧考於明堂此其事也上
曰所當追配奏云臣因是興念成就君德責成講筵敢
忌狂僭敬誦寧考三十年中外寧謐之治乞賜取法充
廣而力行之上曰如何奏云寧考有敬仁勤儉四德終
始如一貫徹天地上曰寧考是敬仁勤儉當知取法奏
云陛下既知追配又知取法必真體實踐以充其四德
之全如敬則無時無處罔敢慢易則為真敬如仁是根

於陛下之天性然每於舉措間或稍有害於仁處欲乞反觀内省克己復禮滿腔惻隱流動及物則為至仁如勤當如堯舜之無怠無荒兢業萬幾以至無教逸欲等戒皆當充之以憂勤之常如儉則必法大禹之卑宫室菲飲食惡衣服克儉於家而凡百日用必簡寡朴實勿妄費勿濫予隨事謹節而後儉德為益充如此則於寧考之四德增光而盡美如此則追配之典名實俱稱臣何人叨塵勸講日夜措心積慮惟欲隨所讀誦凡可以

為陛下聖德廣充者不敢諱避而不之告惟陛下赦臣之狂僭上曰卿此意甚善甚善宣賜茶後上問外間之事奏云臣無他所聞但是雨未沾足將恐田功壞於垂成上問内郡與外郡相去如何奏云外郡合一道所收不如浙一州之稔謗言蘇湖熟天下足臣用是乞陛下益持閔雨初心之敬不恚不感應通洽上曰朕甚閔雨何事當行奏云若應天以實如審刑寬租固巳行之然念二三大臣憂邊思職勤勞王家如國計之經理有緒

人物之劑量惟均但聞中外頗以人才乏使為慮如振淹拔滯審而用之其已用者因名責實退黜貪暴使臺諫監司廣耳目嚴按察便是應以實此事乞詔二三大臣推行之然至於積忱召和必須陛下憂勤有常則何事不濟臣所謂憂勤者非謂以惱懷為憂以疲精為勤但憂先於事然後無憂每事精勤自無廢事如此則舉動無悔吝無悔吝便無憂慮文武終於逸樂者非他有樂也無憂慮無患難聖心凝然逸樂在其中矣上曰無

憂慮則無患難此意是又奏云近日待罪殿廬讀奏有一卷云天地間事皆臣下相先贊助獨憂勤一事非陛下自勇為之以率臣工則不可此意甚可取因敢以告上曰說得極是極是

月日進講

早講侍讀奏李泌言一相處讀後奏云云上曰宰相無所不統全要恊心讀李泌救太子處奏云云上曰天下事即是家事全要有人正救賜茶後上曰邊事如何侍

讀奏前日李曾伯所奏云云上曰年年被他苦鬧今年頭勢頗甚如何侍讀奏云云上曰是如此侍讀奏云云上因問趙葵來期奏云云侍讀又奏孟之紀閤職事云云上曰昨來已嘗出命今有此闕否侍讀奏云今日正是上當求下之時臣昨見之紀來相見其人亦自可用上曰却當與丞相商量但恐此等又有援例者侍讀奏云向來有朱揚祖發舉後召試例其同奏云嘗聽其語言頗不碌碌若加旌别之亦是鼓舞邉將之事上曰是

如此若果有此例當與大臣商畧行之又同奏云人主用人只要當其材此係鼓舞微權似不必以例為拘但得御筆判斷後不為例他人何敢援以為例上曰是須要說後不為例侍讀又奏日來稍缺雨乞精加祈禱併邊事保禳上曰果是缺雨今正是布種時便當祈禱邊事併須保禳奏云聖念及此自當隨禱輙應

二月十一日進講

侍讀退甚進前奏臣叨恩過分每懷憂愛茲有冒犯天聽

之奏上曰何如奏云每侍緝熈見陛下常以邉事為念此真得思患豫防之意臣竊謂此邉之將帥責也常常要戒飾將帥相時飾備必明間諜必嚴捍禦示之以信賞必罰之令大槩要内外相照應此是臣下之責也在陛下固不可不慮然亦不可過為之慮以今年比去年皆是二月間動不過爭數日爾上曰去年亦是二月間今年只是多得四五日奏云且如去年亦是二月間邉人來侵掠後來擾擾直至五六月亦間喪師亦頗費用

且水路不通粮道皆絶其時視聽壅於上聞不甚欲陛下知之今聖斷英明上下之情畢達上曰所喜者上下之情通達奏云凡有小警陛下必知之又喜壽城頗有餘粮但欲謹固城守勿使衝突上曰去歲是如此今聞有餘粮全要保固城守奏云臣愚以為繼此豈無邊人侵掠之報陛下當壓之以鎮靜勿過為憂惟日嚴飭備禦信賞必罰以令將帥上曰是是奏云臣之惓惓憂愛惟願陛下蚤夜以金玉聖躬祈天永命為事常要聖心

與天為一每事必自有感動若禦備只要得人今最先者莫若嚴行催趣趙葵之來彼諳邊間情偽緩急自可倚仗且不必徒過於憂上曰是是當趣召其來

三月十九日進講

侍讀奏陸贄論馭將處言將之可用者必難馭將之易馭者未必可用上曰此要馭得其道爾侍讀又奏云此是就將上說如此若求諸三代自有樣子如文武治內外見於天保采薇之諸詩云云又如周宣王內修外攘

當時命將云云任賢使能卒成中興之治者皆是好様子此又是政事内治上説不專在馭上而已上曰凡朝廷措置得宜處必自有以服將帥士卒之心侍讀奏陸贄論財計及裴延齡處奏云生財有大道易繫論財必以仁對言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上隨應聲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侍讀奏曰此是言聖人生財之道也大學言財必以德對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曰仁曰德是聖人感通天地之大本直是德能

召和故年穀豐登極而至於庶草蕃蕪云云上曰德和則天地之和應凡物皆成侍讀又奏若非修德召和則云云上曰卿之此言極是賜茶後上問邊頭小捷侍讀奏云云上問趙葵來期侍讀奏云云上曰兵機自當專委之上顧眄某接奏云趙葵畢竟久在邊間與將帥士卒頗相諳若閫外之事專留其人於廟朝以備咨訪臣知其家世忠實可託上曰是如此侍讀奏云云上曰朕知卿之忠又奏云臣無他惟知一心以事陛下蚤夜勉竭

以贊助二揆及時辨事爾外無他心上曰卿實無他侍讀又奏云臣憂思國事常苦多病又度時不容不亟引去欲乞陛下畀小壘以便休養計上曰何為如此說正欲卿在此勉贊國事不消如此說上又顧盼問如何某奏云希垔以對越為心凡事有當責任雖晝夜疲神可以上報聖君下贊大臣者不憚勞瘁若希垔去留實關國事之重輕惟陛下察其心而勉留之上曰是自當如此不必説去侍讀又奏云云上曰不可朕甚知卿之忠實

無他其講春秋螟處奏云聖人作春秋示萬世以遇灾知懼之道雖一螟之害苗必謹書之其視王安石所謂不必論奏灾異者豈不為人主玩法之失陛下聖明超於古昔徃歲聲安石之罪在天變不足畏之言可謂知畏天矣凡前後天心之仁愛陛下者陛下戒慎恐懼應天以徳當屢有感格之效上曰朕畏天威恐懼修省不敢不勉奏云此是言致灾之變而及此若春秋所以書吳楚之事臣嘗屢奏矣陛下虛心無我不諱苦口每每

訪問凡邊境小警陛下必憂形玉色臣無能為役上則
勸陛下修德以應天下則勸陛下修德以來遠人孟子
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盖法
家拂士隨事苦口以切諫多是攖拂人主之心然能救
過於未然消患於無形人主明足以知之故以法家拂
士為至寶上曰有天下者是不可一日無法家拂士奏
云陛下高明審察此意然能受盡言必當盡見諸行事
上曰是奏云至如出則無敵國外患國恒亡者以見自

古有王國則有分土人主撫萬方而涖中國其位曰大寶其貴則無倫無敵孟子特慮出無外患則驕侈易生玩忽隨之非所以保天下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上曰所謂外患不足慮法家拂士不可無實賴卿等規益又奏云陛下心與天通方春鈌雨勤心精禱甘雨隨降此足以見陛下積誠感動之實上曰且喜得雨聞邉方亦得此雨却濟事朕夙夜畏天之威不敢不勉又奏云近日邉頭間小捷亦足以少寛陛下憂顧上曰近得

小捷未知比去如何奏云然不可不戒飭將帥常常飭備不可以小捷而遽喜臣前日懇惻告于二相乞因遣人錫賚將士選擇忠實勇果之士作一名色委任於淮專令採探敵情之叵測或恐緩急不以實聞則專令其五日一次遣報來須是令邉卒精密間諜欲得其真實有警無警之報庶幾有無皆不敢欺也上曰極是極是奏云陛下臨朝與大臣言之上曰當與之言

五月初四日進講

趙給事讀春秋畢奏云春秋一書所關甚大或只理會得一句兩句亦足以裨益君德今以徽章太廹讀之頗多深懼無補聖德之萬一上曰此書誠關係甚大正賴規益朕德徽章却是近了賜茶訖上曰昨日卿繳奏李曾伯乞宣諭事甚佳其奏云臣濫員封駁不敢不為陛下扶持綱紀如李曾伯者丐去俟命可也却擅以牌印付張等等張等等請命于朝可也胡為遽受牌印上曰卿等以正紀綱為事甚忠於國家此意甚善但前日恩

數與諸閤並行況是未曾選擇得人以代之所以未欲收其恩命奏云臣等大意只是欲正體統却不是必欲陛下收其恩命不過欲借此施行警張等以厲其餘庶幾綱紀可正趙給事奏云云若借此二人施行正所謂攻瑕則堅者瑕又云云上曰如此施行誠是可以正綱紀但欲少留曾伯在彼且寛容如何某奏云臣奏只是乞取法高宗宣諭邉臣之大意以趙希埊一疏取自御批降示曾伯縁其已釋牌印庶可籍此取囬其留之亦

甚明白正大却非必欲奪其恩數也上曰已與大臣言之以卿等二劄轉諭曽伯大臣欲令衮應老録去示之如何其與給事同聲奏云如此行但不明白正大亦不足以正紀綱恐自此轉相效尤養成姑息之患將有不可深救者上曰年來中外難得其人前次孟珙以牌印交與以次官頗費區處其奏云曽伯正是效尤若更憚於降詔警諭之自此節節效尤轉見無策然孟珙武臣也聞是窘於奏請多不得報近日朝廷應接東淮頗無欠

缺何緣如此況曾伯等文臣也既皆讀書其取恩數亦甚多當以陛下恩命為重可也上曰他既讀書來卿等以是責之誠是又與給事同奏云陛下若降詔以警諭之彼亦必知愧悔惟明命是聽矣上首肯曰當諭之當諭之給事起身奏云云上再三首肯給事又奏云李曾伯却讀書其舉措乃如此張竽等不得朝廷之命頓交牌印臣所謂攻瑕則堅者瑕必借此二人稍有施行其他將佐莫不知懼云云此事在朝廷處置得宜庶有以

服其心上曰當與大臣言之給事執所録昨與丞相簡子奏云臣昨來封駁之時便以簡告大臣簡内區處頗覺詳悉大臣俄頃間便答田竟不曾獲徹聖覽上曰朕未及見給事捧奏云臣已録簡子之語在此陛下特賜聖覽始知臣區處纖悉盡在此簡遂以此簡寘御座後退其奏云臣屢常為陛下言徐霖之精忠遠識大臣前日共聞陛下聖明英斷特出御筆召試可謂殊特不次之盛典通國上下若遠若近聞知莫不舉手加額曰聖明

超越用人一舉而數美備不但足以感士大夫之望亦真足以寒奸邪之膽而厲忠直之節上曰朕超躐而試之正欲激厲士大夫爾又奏云臣前日應詔薦人有盧鉞者亦有愛君憂國之忠去年當嵩之起復之日盧鉞首唱大義率學校之士以明正人倫為說抗疏天閽其辭懇切至今猶可覆也未幾學校相繼言之見趣大畧與徐霖同今方待教官遠次臣欲乞俟京教有缺及早差擢是亦竦人觀聽者也上曰盧鉞今何在奏云臣昨

聞其往四明觀彼中士大夫之所為歸則痛哭流涕上
曰他到四明來今在何處奏云此人家本三山少失怙
恃今貧而無家可歸聞往吳江娶妻就贅上曰今却在
吳江奏云陛下適日收召凃巽揚此人極忠朴昨覩其
奏疏亦甚忠切但近日大臣在告至今尚未見除目臣
乞陛下以此二事與大臣言之上首肯又因奏遇灾知
懼蓋為常人之心皆與天通人主為天之子一有警省
最易感動臣觀陛下每遇灾知懼天變遂弭近日方見

陛下閔時播種有意禱雨便喜甘雨應時上曰最喜得雨此甚濟事奏云以此見陛下聖心純一有感必通更願陛下動息持敬常如對越在天之時云云上曰朕夙夜畏天之威不敢不勉因及金星晝見乞上精修實德上曰當如此上從容問及近日學校之事奏云從來學校士習浮薄重厚色色有之其間一士因酒後失檢於外通川楊瑾申來學省以及廟朝省劄下學問其人前學官遣人追請方回齋及行規罰諸生輕易薄暮羣聚

冠帶而來固是急同舍之義但不思有駭觀聽上又問後來如何奏云只是以道理曉之欲稍正規矩不敢曲狥其請上曰處得極是若苟狥則規矩愈不可立

二十七日進講

侍讀因讀陸贄奏議說信任之偏處奏云德宗多猜忌當奉天多事之時能用一陸贄云云上曰若能終始信任得過不必猜忌德宗却自甚好讀范祖禹論裴延齡處奏云延齡奸邪如此當時無一人敢說他獨有一陸

贄直言無隱帝反疑之然亦非不知裴延齡之奸而終蔽之云云上曰畢竟是他容易欺得賜茶後上問得雨可喜邊頭得雨河道通侍讀奏云云上曰敵人退後聞尚有游騎往來侍讀奏云云上曰今回却能以少擊衆侍讀奏云聞只是兩百餘人去要截擊之便自獲捷以此見尋常不曾抵敵他上曰纔是不抵敵彼何所忌憚侍讀奏云云上曰此全要將士用命奏云云侍讀退其直前奏云臣有冐犯天畏之請上曰如何奏云侍御劉

漢弼一生清苦其忠純直可對越歷官寢窮一貧赤立
今則身後良可哀憫上曰他是清苦又極忠純朕甚念
之令葬事如何奏云臣不揆犯分正欲陳奏其死無以
葬之大畧上曰欲如何行奏云昨來垂没之頃聞其感
刻陛下賜藥物等涕泪而斃繼常蒙聖恩有所宣賜幸
而僅周舉櫬以歸上曰今當如何奏云臣聞於條合得
賻贈銀絹但是近例折支所得極不多臣所奏欲乞支
本色容可周其葬事上曰此屬户部奏云正欲乞行下

戸部上曰他直是貧恐無人應辦奏云陛下惻然興憐以至問及應辦凡為陛下之臣子當若何致身以報稱上曰此甚可念奏云臣欲乞劄下紹興府隨宜周助其葬此則聖恩昭天漏泉之極功也出劄子置榻上奏云臣不敢讀奏乞陛下降旨施行上曰是是別無說奏云前日臣不揆狂愚因進故事冐干天聽乞宣諭大臣同心濟謀蒙聖恩採取施行臣不任感天荷聖之至上曰前日故事說得極是中間亦甚切今日邉防國用正是

緊要奏云誠如聖諭但邉防國用皆要得人皆要責實上曰今日全要得人責實奏云邉防要選擇文武知勇之士自令丞而上節節培養以至郡守監司各欲備緩急採擇又如國用全要得才藝有計畫之士須自作邑有聲稱為倅善佐郡搜求儲用以至朝士之未甚顯者多方遴選常得十數人以備司存然後擇一有心力能制國用之人以總其權此却全要大臣逐節商量把作課程日日理會上曰要日日理會又奏云邉防國用二

者實相脉絡今不可以敵人少退而不疾速講究以為
備禦之重事上曰此誠不可緩上又曰今日鹽課如何
又奏云今日以趙隆孫任其責漸有通變之緒但私販
多是權門勢家為之官鹽所以積滯此亦有說前日趙
以夫内引所奏已詳及之云云此若利歸國家其助不
少又奏云今日若得一總國用之人以其營私之計取
而為辦公之謀此是歲計之大者不可不理會糴本實
在其中向來鹽一袋易米二十石若責任有人則糴事

不煩朝廷區處此宜疾速講究上曰是是奏云此是說鹽事又如茶引如牙契如商稅如僧牒須是一一區處莫不要人理會云云上曰如此極是奏云此亦須與大臣細密審處上曰是

經筵故事

甲辰六月二十五日上進故事

仁宗皇帝皇祐二年詔內降指揮執奏敢因緣干請者臺諫察舉先是上諭輔臣可於明堂赦文中禁止內降

庶澄宿弊輔臣等奏曰載之赦文恐未盡意乃别下此

詔

臣聞人主之命令至不可輕也輕則主威褻而民聽惑始之所忽者若甚微而末流之患有不可勝禦者是不可不察也至哉仁祖之用心 其申嚴內降執奏之法必欲見之於宗祀之德音所以對越祖宗而示其無愧於貽謀之初意在是爾然觀輔臣之慮尤欲述聖人之德意志慮而專布於詔旨之丁寧者若恐視之以為赦宥

之故常而遂已也在易之夬以剛决柔者也聖人取其孚號之義而必曰揚於王庭葢王庭者出命之地明白洞達所以公天下而信萬世也祖宗成憲載在國史行之至今不翅如桑麻穀粟不可一日廢而三省體統先後綱維凡建明之惟允者必審於覆奏覆奏之已行者必嚴於封駁故外廷之事非内廷之所得與公道元氣之繫命非私意小不忍之所能轉移此聖宋宗社靈長之本未有不自防微杜漸之始得之也臣觀成周盛時

八柄之誅賞廢置固王之所專而必惟太宰之所詔告使大廷廣衆之所共知也今考王宫之職掌自少宰而下曰宫正曰宫伯凡宫之政令糾禁各有司存而隷王宫之役者皆士庶子為之是以當時居虎門以司王朝者必嚴以師氏之職凡可以護養人主之德性保固其心術謹之於未萌制之於未動無非太宰以下羣臣之責豈若後世耳目之輕有所寄而偏愛私昵之易啟卒無以禁斜封墨敕之弊所以蹙唐祚於亂亡其所由來

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臣觀諸葛亮出師表方當益州罷弊則以為危急存亡之秋深懼其蹇忠諫之路而無以光先帝之遺德故直其辭曰宫中府中俱為一體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至於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者在是若夫親小人遠賢臣而後漢之所以傾頹者又必重致其丁寧之戒嗚呼亮之一表所以與伊訓説命相為表裏也歟然則有天下者其必考周之盛而監夫唐之衰重周

典官禁之制而參之以宮府一體之言則賢臣必親小人必遠外廷不為内廷之所移如是則仁祖之宏規懿範只在陛下一心術持敬之頃而已臣不勝拳拳

七月三十日上進故事

前漢揚雄將作大匠箴曰閈閎將作經治宮室牆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除鳥鼠攸去主有宮殿民有宅居昔在帝王茅茨土階夏卑宮室在彼溝池

臣聞工誦箴諫肇於古昔謗木之求工執藝諫盖垂韜

聽規之世所不棄也臣以司匠退循樸拙他無技能敢竭心工極陳儉寶惟陛下垂聽焉夫宮室墻宇苟足以禦風觳日古之聖人不越是以求侈也夏后氏處卑宮而不厭其陋且手胼足胝盡力於溝洫之利凡可以約已而裕人者無不為之況敢以是自逸其身哉不然峻宇雕墻華則華矣視采椽不斲為孰久瑤臺瓊室珍則珍矣視土階三尺為孰安盖聖人以大學絜矩之道正天下念民力之有限計邦費之無窮知天下之傷財孰

有如工役之費故清心省事所以為静養君徳之基節
用愛人所以為深固邦本之計其意若曰宫室既侈麗
矣凡皆稱是可也窮奢極欲極天下之膏血將不足以
供之此聖人所不忍為宜乎其長守富貴也昔魏之楊
阜當明帝建宫室之初抗疏請省宫人問之吏則以為
禁密非所當與阜怒而杖其吏帝於是愈敬憚之竇璡
修洛陽宫昧過侈之當戒崇飾雕麗謂可逢上之欲豈
知太宗能為工費計怒而毀之曾不容緩然則二臣之

正否雖不同而二君之好惡則俱正矣臣於是益有感
於揚雄氏之箴焉雖然雄既託匠以為箴而校獵長楊
一賦又有感於文帝躬服節儉之化大厦則取其不居
木器則取其無文後宮則取其賤玳瑁而踈珠璣他如
却翡翠除雕鏤惡靡麗斥芬芳與夫抑止鄭衛絲竹之
聲樂極其效則上足以格天而有玉衡正泰階平之應
然則揚雄有愛君之忠欲規其過而繩其愆者以箴諫
之為未足故又述賦以諷諫也臣嘗謂揚雄之箴獻之

於西都中微之季時之不偶而言弗獲用漢亦殆矣臣述其言以補工藝之諫敢謂遭際陛下盛明之君納約自牖信而後諫臣能言之陛下能行之臣百生慶幸與國同休矣惜不令揚雄見之

十一月初一日上進故事

禮記坊記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

臣聞天無私覆人君體天以容天下必貴乎議盡天下

之心而後能使天下歸吾仁故上有廣覽兼聽之明必揆之以大公至正之理使下之意常得達於上上之意常得孚於下無有匹夫不獲自盡之嘆如是則民之蒙其施也舉世之所謂大錫賚大恩渥皆不足以盡之其意若曰有君如此於民其猶天乎天下同心戴之宜矣後世不知出此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益疎戶庭邃深而君民之體不一故諱言者有鉗結之患罪言者有誹謗之誅斯固不仁者之為而無望其如天之施也至若

法語之言能無從乎巽與之言能無悅乎夫惟其能從而能悅正望其深繹言外之意速改其不善以為至善之歸豈非天下之深幸然或悅之而不能繹從之而不能改則是於其言之所當參酌者未嘗加意也蓋亦不能充大公至正之心以下慰天下殆不翅大旱之望霓而甘澍未沛雖以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焉昔孟子論膏澤下於民必見諫行言聽之日豈非以仁言利溥惟在乎上之人聽而用之耳且博施濟衆堯舜猶以為病

盖謂施之出於已有限也至若稽於衆舍已從人則堯舜之施天施矣不徧愛人堯舜之所為仁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為善此聖人仁覆天下之大愈取而愈無窮者又豈在屑屑徧愛而後為仁哉夫惟在上者有容民酌言之心在下者自有蒙施如天之感舉天下欣欣然曰至公之主為能擇議廣謀從衆允合天心自是而後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海内順治而凌犯不生禍亂不作吁此足以見大公至正之道所以於民有天地父母之

造也歟不然諫止於卿士而不及於庶民之大同聽局於左右而不察於國人之曰可心腹腎腸之播告不孚徹於上下之聽而小人之攸箴或至於敢伏正恐善善惡惡莫斷於用舍是是非非或蔽於公明天下之正論靡矣然則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民言不酌而取舍之塗異也

乙巳正月十五日上進故事

高宗皇帝聖政建炎四年正月庚申上曰昨雷聲頗厲

晉志以雷發非時為女專權君弱臣強四裔兵不制所致朕與卿等宜共修德以實應天癸亥上曰昨日雷再發聲今日方二月節要之亦非時也晉志所占無異惟發頻者應速耳

臣聞雷者陰陽交會而成聲動於震宮之中收於兑澤之後時當發聲則為天之號令所以驚百蟄而榮萬物也不當發而發皆非時之災陰抗乎陽之所應舛逆從之矣有如春陽方動之初和氣猶未洽也雷已驚遠而

懼逦此豈非天之所以仁愛人君默寓其所謂扶持全安之道也歟高宗皇帝建炎四年正月庚申以雷聲頗厲而推晉志以明之懼女主之專擅懼君弱而臣強懼四裔之不制惻然聖訓詔誥在庭必曰朕與卿等宜共修德以實應天是蓋遇天知懼切切於實德之交修而不敢泛泛然以文具相蒙也越三日而節應驚蟄矣雷再發聲聖心恐懼有加無已又必曰要之亦非時也又謂與晉占無異而申之以惟頻發應速之言此豈非我烈

祖克謹天戒之盛美乎今陛下帝學時敏聖敬日躋法
祖欽天夙夜匪懈乃者奮雷霆之斷開天日之明政化
於是乎作新國家於是乎齊治中外於是乎鎮服未必
有晉志所占之患而聖心寅畏宸札渙肹以為雷發非
時朕心祇懼避殿減膳詔求直言凡可以應天消變者
若不能以終日蓋與烈祖所謂修實德以應天者同一
軌轍臣又何所容其喙然臣聞之易曰立天之道曰陰
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蓋陰陽

以氣言天所以覆乎地也故雷聲為天之號令柔剛以質言地所以承乎天也故雷之出地者有時焉仁義以德言於以見人為天地主當自淵嘿雷聲者驗之始知貫三極一道爾故乾元為萬善之長惟剛健而不息所以包四德而為仁坤順而承天之所為惟敬以直内而後義以方外德不孤矣自昔君天下而立極必曰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静蓋主宰之道惟定而能静則大中至正之理隨寓而無所轉移故知仁主乎剛則寛而有

制動而有勇理足以勝欲公足以滅私又必以姑息拘攣者為戒而不至或牽於小不忍之情而害大體之正矣知義主乎敬則所由者漸所辨者早尊足以統卑内足以攘外又必以以窺伺間隙者為慮陰有以消未形之患而合時措之宜矣夫仁義立人之要道也凡陰陽剛柔之氣莫不由是而兼統自昔君臣上下所以交修其實德而不敢為應天之具文者盖審諸此而已不然剛不足以制欲義不足以勝情則是陽為陰所抗凡晉志

所占之象皆陰類也故曰陰疑於陽必戰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三月二十日上進故事

唐杜如晦傳如晦長於斷房玄齡善於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當時語良相必曰房杜云

臣聞自古人臣莫難於遭時而得君尤莫難於同時而得君然同時得君矣或未能真切同心輔君以共治正恐天下之事不壞於專則壞於避其何以副天下之望

哉故人臣非相得之難而相知之為難相知既深則相信而不疑不相知之深則相悅而不相濟心之同不同率以是辨之昔者周公作誥於召公不悅之日周召似不深相知者然周公挽留之辭切召公終為之動是周公之所以知召公者如此召公其不知周公乎觀書如無逸如周官如立政如君奭諸篇凡其格君致治大略可睹太宗以英明之姿出而撥亂立極杜如晦為相而房玄齡同之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章庸典率二人討

裁傳稱如晦長於斷玄齡善於謀必嘆美之曰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終之以語良相者必曰房杜史氏可謂至論矣夫人臣辨天下之事者才也而所以能辨天下之事者心也玄齡如晦皆有講學之力河汾王通告玄齡以尊主庇民之道必能遺其身而後無私又斷之曰至公然後能以天下為心及稱如晦則曰若逢明主於萬民其猶天乎至比之春生夏長秋斂冬成極於萬類咸宜百姓日用不知之驗異時二人得

君以共治皆此心此學之推此史氏子稱之曰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彌縫為藏諸用使斯人由之而不知而進之古明哲之域向非二臣充其心猶天之心寧免屑屑於形跡之粗拘拘於肝膈之外雖以同患難而濟其治不思同安逸以慮其危計日在瑣細之利害而宗社生靈悠長之遠慮邈然不以是介心則何以維係有唐三百年之天命而至於規模宏遠如是哉吁臣於是益嘆玄齡如晦非同心濟謀之難而相知之深真可謂

之難也夫以太宗天下新定之餘氣勢翕合股肱協同
猶必一乃心力而後有濟令天下視唐爲何如耶以臣
觀之蓋同舟遇風之時也前乎制柁者非其人舟弊漏
而日湊淺幸以聖主而得賢臣間關運動若將去淺而
入洪矣而篙工棹卒呌呼未濟維楫失亡漫不之救滲
漏四溢又弗之窒今也兩分制柁之責坐舟中皇皇然
望出於撑駕率衆工而謀共濟顧乃悠悠泛泛莫知所
之脫有風濤之虞其不淪胥以敗者幾希玄齡如晦之

事載在方册視周召爲庶幾蓋今元臣宿望所素習聞者也相知夙深同心協濟臣敢以是爲今日勉雖玄齡如晦史臣稱之以良相宜矣自古君明即臣良虞書之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陛下明侔日月燭臨羣工迺若命相之初宸奎寶畫寵錫道揆者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所以責望股肱者至矣臣又於此益願陛下申飭此意日日以是警勸之矧今所最急者莫切於邊防國用之實政惟在乎蒐求實才各副

任使課責實効上寛國憂比二揆所當夙夜究心躋世於理可也然竊念夫稍愆和豫者許調攝之期可宣勤勞者戒勿嫌疑之避惟國事之大者俾商略共圖若常程除授期會調度之務許令二三執政相與隨宜而區處必也審量中外之人物參錯邉廷之事任凡以收召者用之必當其所尚多遺逸者汲汲聘用而無疑庶不至坐失事幾付歲月於虛擲少俟右揆體力康平之餘諭其疇昔相知之深勉其心德協用之報豈非宗社生

靈之幸歟不然儒者之道反無益於人之國家豈但為世俗竊笑而已哉臣興言及此不覺涕零天地鬼神昭布森列不可誣也惟陛下以是宣諭二三大臣使之同秉至公血誠之心以作羣工以釐庶政興滯補弊責實勸功今何如時不可緩矣易曰納約自牖臣恃聖德之明敢因條奏故事而冒陳之惟陛下矜赦

四月一日上進故事

唐德宗時陸贄論淮西事宜狀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

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多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將不能使兵主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玩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

臣聞人主之用天下惟明與斷而已明足以有別則知人而善任使臨事不至於乏才斷足以有為則操縱予奪莫不在我舉天下英雄豪傑之士莫不奔走鼓舞於籠絡駕馭之中必如是則將得其人而敵國外患非所憂矣其或平居暇日咨訪之不度體認之不親有才而

不能致其用能用而未必當其才而况依違牽制或昧於折姦宄之萌姑息含容浸失其所謂宰制之道其始不有以杜憑陵之漸其卒未有不至於横潰四出而不容遏者此春秋之季漢唐之末八代紛紜之際其證具存於方册者不可以不察也唐德宗猜疑多忌有將而不能馭將操失其柄久矣當時九節度之師初未嘗不惟上之令自夫希烈懐光之徒一失於制馭他日之患不待智者而後知陸贄忠於德宗者也因論淮西事宜

而告帝以克敵之要實在乎將得其人繼之曰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又斷斷然反其辭曰將非其人則兵雖多而不足恃馭失其柄則將雖材而不為用極言其弊以為不止於費財玩寇而已諄諄然語之以不戢自焚之灾吁贄之言亦切矣惜乎明不足以知李晟之忠勲斷不足以止懐光之鐵劵奉天紛擾之患有不可勝禦者至今令人掩卷三嘆而已吁有明謨糾斷之光武然後二十八將之才各隨其志能而有以勵其中興之

功有剛明果斷之憲宗然後善用裴度之忠而李愬韓弘之徒亦各得以勉其尅復之效曾謂千載間出之真主而俾光武憲宗專美於漢唐之間哉臣故於陸贄之言益惓惓焉